

五燈會元卷第八

昆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

尾

一

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

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隨後召曰閣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

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

雲陰步覽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

爲伊三十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

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

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

說子細好作麼生莫亂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作慶

生莫亂

意

洞山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謁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立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劔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劔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

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舍王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瘞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

三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謚疑寂大師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

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

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

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劙去遠矣爾方剗舟時號東

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

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議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
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
甚麼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
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
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

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
到鴻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
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
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
却門仰歸舉似鴻山鴻曰寂子是甚麼心行
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
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
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
歸寂謚傳明大師

是

五

一五二六〇二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
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
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
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奉印記一日大寂
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
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
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
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
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
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
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
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
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
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
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五三七

龍藏

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

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

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
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

病恩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
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

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

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
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

李翹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

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

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

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

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

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
慶雲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
何曾見一人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

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

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

有更多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

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
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

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

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

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

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

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

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

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

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

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
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
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
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
無汗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

返句

後僧舉閻山山云道即基道罕遇作家是生

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

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

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

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

長慶代云和尚佛身心何在

其僧又到南泉亦遠南泉三

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小師行腳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

滅謐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

星

八

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臯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師謂曰珠和尚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囁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卽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意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

星

九

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平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

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昔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

憤然梵語具云婆昌利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

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較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喬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

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
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
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
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
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
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
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
知生處否師白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
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
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
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
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
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
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
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
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青
華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

總喚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牴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同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丈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

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
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窓

問師爲復窓就日日就窓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甚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

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

衆證明乃違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貓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蠶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處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

嘗過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後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苕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日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

病山曰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容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頻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驅牛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平章三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西堂鼻孔搜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搜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

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因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是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獮猴外有獮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十六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獮猴睡着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蟻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

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

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

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

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

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

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

滿室甫及卯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

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

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

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

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

是

十七

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四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關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

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

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

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

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

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

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

吾從別道去矣乃潔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

惠憎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鉢蓋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

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

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翹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諡慧覺禪師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不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
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
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
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
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

是

二

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
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
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比爲心
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
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
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
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
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
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
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
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
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
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
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
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
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
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
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

是

主

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
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
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

便問既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

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
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
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
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
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代云他不

訊喫甚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

長慶紙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
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
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
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大
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
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亥

覺云且道玄沙五
火抄打伊着不着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

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

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

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
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

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
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

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
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

四

五

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

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諡大寶

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

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

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

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

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

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工

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

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

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

別求藥山問曰噫可借于東漢生埋向紫玉

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本間有語相報今日持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八年弟子

金藏叢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

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車而

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

義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

和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刻子

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

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一日推車

次馬祖展腳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

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餅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餅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鴻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鴻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鴻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鴻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鴻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鴻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陞兵逼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不滅先問衆曰

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出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債然而踏遂就闈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亦作龍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眾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

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

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
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
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
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

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

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
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閻王聞之遣
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
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

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
慧忠塋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患得法
於草庵義和尚

五燈會元卷第八

音釋

璿 旬 旋 美玉切 韻
乃 里 切 音 你 梵
畫 豈 為語助 力 切 音
盡 駁 遊 翻牛刀切 音
與 朴 遊 翻翔也 牛刀切 音
仆 同 欲 遊 翻翔也 剑 倒制切 音
瘞 討 売 遊 翻翔也 又人名 剑 倒制切 音
同 欲 売 遊 翻翔也 狹 狹也
瘞 討 売 遊 翻翔也 狹 狹也

跋 悉合切 音
泐 勒潭名
灝 厥德切 音
剗 倒制切 音
荼 倒制切 音
躰 倒制切 音
荼 倒制切 音
跋 悉合切 音
灝 厥德切 音
荼 倒制切 音